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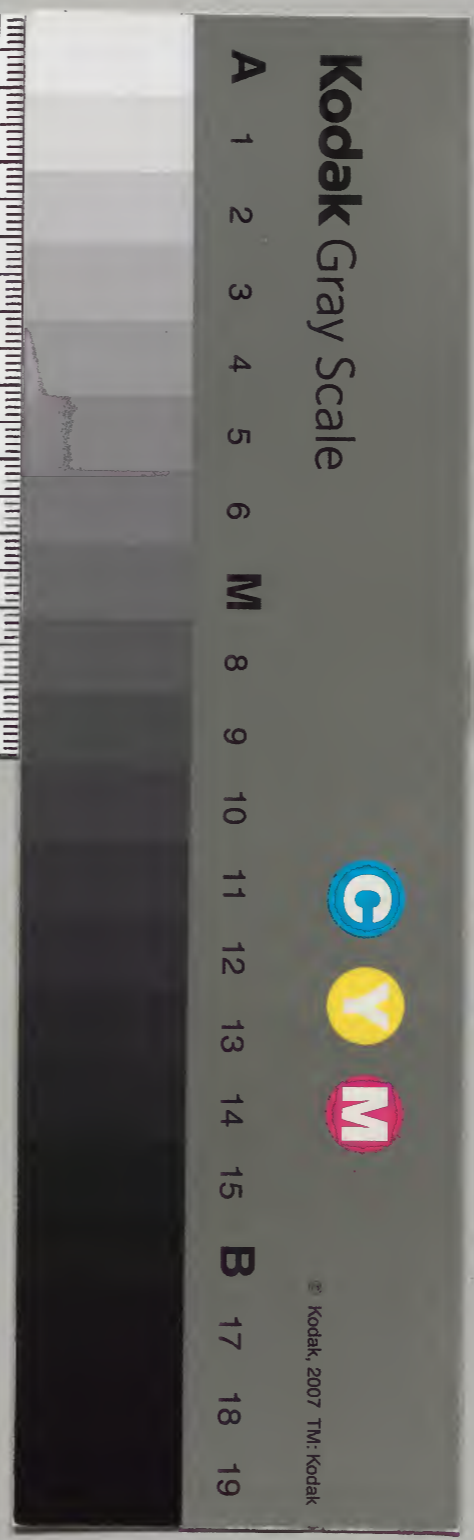
書集說
論語九十

漢書門類			
八	六	二	類
一	六	五	號
三	六	三	架
六	三	一	冊

內閣文庫			
八	六	二	類
一	六	五	號
三	六	三	架
六	三	一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4
冊數	36 (10)
函號	277 29

共世六
四書世四号



四書集說論語卷之九

漢學文庫

子罕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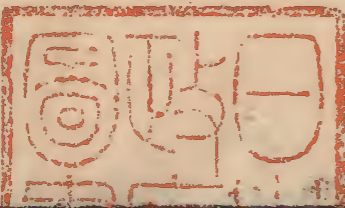
凡三十三章

子罕章全旨

此見聖教之所謹。要認罕字。非不言。又非常言。若絕口不言利。人便不知為善之有益。不言命。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不言仁。人便不知性之全體。所以夫子有時言之。然開口就言利。人便日生計較。連為義都是私心。常言命。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常言仁。不惟使人躐等。亦有玩之之心。所以夫子俱罕言之。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



所罕言也

記者謂夫子之教有理之正不可不言而憂深慮遠又不可以多言者有三一曰利凡事只宜循義而行自然有利若多言利則起人計較之私而謀道不真一曰命命者天之令其理甚微若多言命則起人推測之意而反滋其惑一曰仁仁統四端萬善其道甚大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躡等而怠於進脩此夫子所以罕言也

疏義利是義中之利若財利之利聖人自是不言了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罕言利者非使人去利而就害蓋凡事只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不遺不後之類聖人何嘗不言利其所以罕言者正恐人不論是非可否未嘗為善先想到利上去則害義矣命兼理氣言理指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氣指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理精微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廢人事故罕言聖人教人無非仁然只言求仁之方各隨其資質高下而教之着實加工耳若動口說今不欲便無加欲立便立人欲達便達人却緣何一蹴到得說來煞甚容易

人便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者恐學者未及乎此既不欲人淪於卑汚又不欲人驚於高遠皆慮世之深心○朱子曰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聘侯曰養則付命於天此命不可不言也道則責成於己此命不可多言也○罕皆曰語類命兼理氣言至云只是窮通之命及吉凶禍福皆是命則又專主氣數條辨謂理可統數既有此天命之理則其稟之氣者雖有窮通得喪之不齊而盡性立命之學未嘗不在於己看來此處命字自合以氣言而窮通得喪之數要亦是天命之初與生俱賦則未嘗不根之於理故集註統以命之理微蓋謂即着氣數說其理亦精微非以此命指天命之理言也○岱雲曰一部論語處處教人隨地做工夫到合攏來時只是一箇仁

達巷章全旨

夫子渾然難名無名正是大處黨人反以無名為夫子惜其說甚陋夫子辭博學不敢居只認着無所成名所謂聞

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序講達巷黨人曰凡人知能有限則名亦易就大哉孔子無不知無不能學何博也而惜乎無所成名蓋汎兼眾藝反不得以一藝稱之也

疏義學只在智能技藝上大哉二字意在美其博學無疑至無所成名自是惜之但無所成名正因博學之故則惜之之意即在美之之中一美一惜總涵大字內故下節註以一譽字括之要之黨人於夫子本原全未道着其譽處總是影響而語氣却極力張皇此聖人所以聞言而不覺抑乎自下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序講子聞其言而不敢自居乃謂門弟子曰彼言無所成名因我不曾專執一藝耳吾將何所執以成名乎天下有以御名者有以射名者吾將執御乎將執射乎然射以觀德我固未能而御為人僕或可自勉吾殆將執御矣或者

黨人所望於我而我
我可以自處乎。

疏義執字乃專習一藝之謂執御乎二句是自己審度之詞吾執御句見御比射較易專所執庶可以成名也須將射御不能兼執意說得極切實方得謙字真諦夫子不但聖仁天縱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任自商所執若不假雖小藝亦覺得有精微難盡處非謬言以謝黨人也○罕皆曰聖人望道迫故所見無邇言取理精故所攻無小物承之以謙自是旁人見得如此聖人初不自知其為謙也。

麻冕章全旨

此聖人維禮之意義者禮之權衡上節是禮之變而無害於義見其不矯俗下節是禮之變而有害於義見其不徇俗以可從引起不可從抑揚中寓感慨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疏義子曰凡事之從違亦斷於義而已如績麻爲布而緇之以爲冕古禮也今改用絲爲之比之麻工夫省約而儉於義無害吾亦從衆爲之不必違也。

疏義古人重元首冕以麻爲之用工最密又以飾之數以紀之等以別之麻冕之爲禮本從義立制今易而純似亦變古之漸然無害於義故可從亦非隨俗俯仰苟然而已儉字一頓儉訓省約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與奢儉儉字異○染布爲赤黑色故謂之緇布冠所以用麻者女工之始亦不忘本也註升字當作登登成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原講若夫臣之拜君，必於堂下。古禮也。今則不待君之辭，便拜於堂上，是驕慢而泰也。悖義甚矣。雖違眾，吾必從拜下之禮，不敢苟同也。

疏義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拜下者，尊卑之大防，所由辨國家之體統所由立也。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以泰字直誅其心。其曰雖違眾者，非重於違眾而故為商酌之辭，乃正見從下之斷然無所回惑耳。吾字與眾字對，有以一身轉移人心意。○儀禮云：燕禮，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覲禮，侯氏入門，奠壺，再拜稽首。撥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天子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

子絕章全旨

此見聖心之虛，要就聖心上看出，自然無私境界。聖心如鑑，空水止，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所以自始至終，絕無四者之累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

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講門人謂凡應事有四者之累，常人有之而不能去。賢者去之而不能盡。惟我夫子不待克治而自絕乎四者焉。未事之先，渾然天理，不任私意，母意也。隨事順理，不先期必，母必也。既事之後，過而不留，無所凝滯，母固也。大同於物，不私一身，母我也。子之絕四如此。非純乎天而不開以人者，其孰能之。

釋聖心只是天理流行，寂然不動者，適還其本然之體。感而遂通者，適得其自然之用。記者以聖人難形容，故尋出反托之法。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並不曾有絕四件事。母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夫子之母意。

是一念初萌處，母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必是必定要如何，必定要不如，何固對通言時已移而心不移，事已遷而心不遷，便執滯不通，我亦不必利己不顧人。只一念知有我，便是私己。私意既起，便欲這等做做了。又固執而不化，三者終歸於為我。故曰：成於我，虛心順理，無所偏主。謂母意，勢雖已成，當改則改。謂母必，已為而不滯，其為之見，已不為而不滯，其不為之見，與物俱化。謂母固，理當可而非我可之。理當不可而非我不可之。視人猶己，謂母我，四項各開為正意，循環是餘意。○朱子曰：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楊氏曰：母意者無私意而已。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母必則惟義所在，母固則與時偕行。母我則道通為一。○陸稼書曰：絕字內有江漢濯秋陽暴氣象。○王觀濤曰：絕非枯槁，母非強制。

子畏章全旨

此夫子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正以天自信處。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昔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匡人舉兵圍之，子於是而有戒心焉。

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尅為僕，以策指之曰：昔吾與虎俱，匡人遂圍孔子，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序講時從者不能無懼，夫子解之曰：道每因文而顯，亦必得人而傳。昔文王未沒，羣聖人之文傳在文王。今文王既沒，則禮樂誰為講明之？制度誰為憲章之？文不在茲乎？則吾一身斯文之興衰係之矣。

疏義：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為文，乃可見。文不但指周之禮樂制度，聖人搜羅百代之典章古聖，所以經緯天地，垂世立教者，莫不在茲。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在茲是親承語。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

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傳夫斯文興喪，有天意存焉。使天之將喪斯文也，則後文王而死者，將不得考述其禮樂，脩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也。今文既在茲，而我得與於斯文，是天之未欲喪斯文也。匡人安得違而害之。其奈我何哉。予蓋有以自信矣。**疏**道只是有興廢，安得有喪未喪。若禮樂制度無人任之，久便湮沒了。故曰喪將喪二句。特反言以起下二句。周末禮樂文章，悉已崩壞。夫子收於散亡，有憲章功夫。有表章作用。本欲振興斯文，行諸天下。到後來立說昭來，剛定纂脩集羣聖之大成，立一王之大法，皆得與於斯文也。如予何者。斯文既在孔子，無論達而用世，窮而傳世，天定有箇位置。夫子處洪無死於匡人之理。張南軒曰：聖人以斯文為己任，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斯文在己，則天意亦在己。

大宰章全旨

此見聖學不貴多意。大宰謂多能是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謂多能非君子所尚。末節提出藝字，而不多之旨益見。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傳大宰問子貢曰：吾聞無不通之謂聖。今觀夫子殆聖者與。不然，何其技藝之無不能也。

疏聖字納人多能內，驚歎其聖，只是驚歎其多能耳。多能淺看，指射御鈞弋之類。○吳與魯會，繪太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此太宰疑即吳嚭。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自講子貢曰子以多能遂足盡聖乎夫子之聖固天放縱之使之有此才德而造聖之極也聖則自無所不通又如此之多能耳多能豈足盡夫子之聖哉

疏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特下天縱二字不止如前人所云天資天錫而已是何等鄭重縱是不限量他不但生知安行且縱之知至行盡集羣聖之大成為生民所未有將字是莫測所底止意非夫子猶未聖而將聖也聖兼才德存於心者為德見諸用者為才聖無不通所該甚廣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皆是多能特無不通中之末事當不得才字又字對上何其字何其隆稱之詞又字只帶言之本可兼末末不可當

本聖不多能不害其為聖聖又多能亦是其天縱處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

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自子聞之曰大宰以我為多能其知我乎然我之多能亦自有故蓋吾少時微賤得以從容習藝故多能而所能者特鄙末之事耳非以聖而無不通也君子果在多乎哉君子自有其當重者在不以多為貴也

疏聞兼承上問答言却將子貢之言且置而曰大宰知我乎正蹴然不敢當聖只隱隱自認多能上四句謙詞下以多能非所以率人另是一意君子是學聖之君子不多對鄙事看多與不多是上下精粗之別非博約煩簡之辨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門人因記琴牢之言曰夫子平日嘗云我少時未嘗試用於當世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夫子此言其即少賤多能之謂也。而不貴多之意益見矣。

此只引證少賤多能句不試乃藝試即可以不藝矣可見藝原無關於聖。

吾有章全旨

此聖人表明立教而不自有其知也。通節主教人說。夫子平時教人無不詳盡當時必謂知識過人故云然。玩本旨

不敢居有知意少勉人當受教意多。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

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言謂夫子誨人不倦。人有以無所不知稱之者。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吾之教人必盡其誠。不待賢者知者而後告之。即有鄙夫來問於我。在彼雖是空空如也。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必就其所問之兩端。逐一撥動。竭盡以告之。而無稍隱秘焉。我只如此而已。不諒我教人之心。而羣目我為有知。豈知我者哉。

所知如何能叩而竭。獨言鄙夫者。舉一以例其餘。其字要玩。兩端就在所問中。就一事說。道理無事不有。兩端舉此遺彼。便是道理未盡。叩兩端而竭。只是這事上道理合當如此處無不盡也。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即他所問就其兩頭為之啓發。彼之胸中必有隱隱欲動者。而因詳悉以

告之。無一之不盡。只是自盡其誠。非關無所不知。仍繼到無知上。○朱子曰。兩端猶言頭尾。兩端徹頭徹尾。都盡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輔慶源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陳紫峯曰。竭只是言之盡耳。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告之。要之深遠道理亦不外是。

鳳鳥章全旨

此夫子有感於吾道之窮而歎之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序講子曰古有聖王在上則鳳鳥感德而至河圖應期而出蓋治世之徵也今鳳鳥不復至河不復出圖聖王不作誰能知我吾道其終已矣夫

疏舜文之興也鳳鳥至焉羽具五色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羲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鳳至圖出伏羲大舜文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鳳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興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安得不歎

子見齊衰

此見聖人誠心自動處無非天則看兩必字必然處正見自然處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音齊

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序講夫子見齊衰而有喪者冕衣裳而有爵者與瞽而不成人者夫子或時乎坐而見之雖彼年少於我行過其前必為之起立或彼坐而夫子過其前則必疾趨而行不煩他為禮因其可哀可尊可矜而改容禮之不以其少而忽之也至誠之感發如此

疏子見二字包下見之過之見之舍得坐意過之下亦帶有雖少二字在凡人內不如此而外如此者偽也內如此而外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愛敬之心感於內作趨之容自見於外有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

顏淵章全旨

此顏子得聖道而追憶之如此。喟然一歎。直注至卓爾末由境地。首節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末節自言其功。候所至。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苦

位反鑽 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顏淵學既有得。因喟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妙也。回向者以為高也。而仰之則峻絕不可及。仰之而益見其高。以為堅也。而鑽之則渾淪不可入。鑽之而益見其堅。嘗瞻之若在吾前。正欲勇猛趕上。而恍惚之間。又蹉過了。却又在後而不可為象。回幾窮矣哉。

疏。顏子始初只緣資稟高。見地自別。急切要學聖道之大。而做來做去。不能到手。故歎其如此。通節俱是借字形容。三之字指聖道言。上二句是無窮盡。下二句是無方體。兩彌字勿泥。只形容至高至堅。意仰是志趣。上達是極深。研幾。瞻是凝神定慮。仰彌高。無頭無尾。窺探不盡。鑽彌堅。沒條沒理。分割不開。在前在後。忽彼忽此。捉摸不定。總是沒奈這箇大物事。何真箇大無外。小無內。又自變動。人居如此。作三項看。朱子曰。聖人只是箇中庸道理。慢些則不及。緊些。又太過。高堅前後。只是難得到。恰好處。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

我以禮克已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言使非夫子之善教，回將何由而入哉？幸而夫子之教，循循然有序，而善誘人之進焉。道之散見於事物者，為文不博，則無以見道於萬殊；夫子則博我以文，道有規矩準繩者，為禮不約，則無以會道於一本。夫子則約我以禮，博以開約之始，約以收博之功。夫子之循循善誘如此。

道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故必開其講學之端，嚴其踐履之實，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善誘即在循循上見，所謂循循有次序者，非特博約分先後也。就博約中由淺入深，由疎及密，亦各有次序。在博文是致知以明道，萬事萬物上都去理會，約禮是力行以體道，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有檢束，求來求去，終歸於天理一路。文即禮之散，殊禮即文之統。會不博文，無以明諸心；不約禮，無以有諸已。博

我約我就，聖人設教言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顏子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為我而設，味兩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聘侯曰：博約雖聖門公同教法，然於顏子身上畢竟有不同處。觀答為邦為仁，自見博約我約。顏子實見得聖教親切處。○輯語：顏子立在下節境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

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博約 曰：既領夫子博約之教，日從事於文禮之中，但覺趣味無窮，工夫不容閒斷，雖欲住歇，自不能已。凡所以致其博而歸之約者，既竭盡吾才，不稍遺餘力矣。由是向之高堅者，今皆有以識其本原，向之前後者，今皆有以見其定體。凡處已治人，應事接物，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如有象焉，卓然而立於吾前，當此時豈不欲即其卓立者而從之為一，然化不可以力而進，末由也已。回仍勉焉而不能已矣。

約 曰：欲罷不能，是鼓舞於善誘中，有博約脈絡可尋，深知趣味，自不能已。博之又博，博之功已盡，無可復博。約之又約，約之功已盡，無可復約。才調至此，無餘，故曰既竭欲罷不能，是做工夫既竭，吾才，是工夫做盡，顏子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如字，不是恟恍之詞，只是難以言語形容。意卓立根原，在上博約文禮內，原有恰好，至中底道理，即從文禮中見得，真守得定，欲從末由，所爭只在生熟耳。卓爾欲從末由，俱指定夫子之道說，立是立在前，猶與我為二。從是跟上去，與之為一，末由即在卓爾裏看。此時分明見得却

又着力不得欲從末由不是便休了不用力是無所用其力看欲字正是用力處但纔用力便是思勉便是末由了工夫比前更細唯當勿忘勿助優游涵泳只待他熟後自到那地位○朱子曰惟不能罷自必竭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到氣力盡處○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摸索處不是高堅前後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蔡虛齋曰所見益親不但認得就是行得只是不能如夫子之純熟而神妙○林次崖曰欲從末由從容中道之妙非思勉之所可為從心不踰之天非知力之所可到正是化不可為境界惟循循養去以俟自化而已

子疾章全旨

此見聖人行素之道次節言臣不當有末節言臣不必有既責之復曉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欲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子疾病子路以夫子嘗爲大夫欲使門人爲家臣治其喪

大夫有家臣以治喪事士庶人則委之親友孝子不治事故也門人指孔子門人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子

字間如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及夫子病少閒，知子路之說，乃曰：久矣哉！由之所行，詐而不實也。昔我為大夫，則有家臣。今既去位，已無家臣矣。而乃自以為有家臣，吾於誰人而欺之？其將欺天乎？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

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

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

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

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

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且予與其以非禮自處，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二三子為我治喪而死於其手之為安乎？且予縱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有二三子，豈至死於道路，終棄而不葬乎？由何不深思之也。

美玉章全旨

此即用舍行藏道理。問答俱就玉上影切用世本意說。子貢病在於求，夫子妙在於待。可見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未嘗一日徇天下也。真得時行時，止之道。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

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出其道士之待禮猶

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

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

也○

原子貢疑夫子抱道不仕故設問曰美玉天下之至寶也今有於斯將私之為已有韞諸匱而藏之與探公之為

世用求賈之善者而沽之與子曰玉本有用之物使不沽

之是使有用為無用矣其沽之哉其沽之哉但天下之寶

尤當為天下重之若求賈而沽是自賤也善賈不

可必美玉不可衰我固以待夫善賈之自至而已

論有字美字俱說得鄭重斯字在非藏非沽之閒子貢

與夫子俱重沽邊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

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也及夫子

下一待字始覺求字之淺耳待正所以善其沽從容自得

無所係累賈未至固不將迎賈既至亦無商量計較正與

則行則藏兩則字神理一般○輯語果是美玉未有不當

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

美玉而千古媒銜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玉是以

子欲章全言

此四道不行於中國故託居九夷以傷之須玩一欲字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原夫子見道不行欲居九夷之地蓋有所激而然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或人不知以為夫子真欲往曰夷俗鄙陋如之何其可居也子曰不論夷之陋不陋只論君子居不居若君子果居之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何陋之有

行道必君用之被化則隨在皆然九夷雖遠不外是道以有生聖人之所在即道之所在豈有不化之人

吾自章全言

此以正樂為主反魯內有正樂工夫然後二句舉成功言惟樂正而樂中所用之雅頌亦得所語氣一順說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

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

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原夫子自敘正樂之功曰魯備六代之樂其音律詩歌本完全有序但歷年久遠亦頗殘缺失次矣吾嘗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始知其說故自衛反魯之時取樂之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然後樂之聲音節奏悉歸於正而二雅三頌之詩被之絃歌者亦各得其所而無淆亂焉雅頌得所而樂無不正矣

詩樂與在魯者參訂之然後字全從參訂來樂正凡律呂

聲音器數皆是殘缺者以補之為正。失次者以序之為正。聲不依永，律不和聲，八音不克諧而相奪倫，樂不得而正。雅頌即樂中歌詞，詩若不得所，樂終不得而正矣。當看字，不但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為得所而雅之中亦各有其所頌之中亦各有其所，雅與雅不相混，頌與頌不相混。為各得其所也。下一所字，分明是樂之用，各有其所，樂即正。則詩章俱協律而按節，聲音各有配合，條理不相紊亂。得所祇樂正內事。○賦彤弓而武子不答，賦文王而穆叔不拜，雅失其所也。歌辟公而廣牡誰薦，歌穆穆而孝子誰緩，頌失其所也。故知正樂之功大。○黃陶庵曰：樂有器有律，堂上堂下異其地，或彼或此，殊其用。○岱雲曰：樂正凡樂之聲皆文物都正，如八佾六佾以至四佾，一成以至九成，與其間由翁如至純嘏，繹之類皆是不止正樂中之篇章也。但篇章却是樂中要事，以篇章次序言，如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則序之於前，天保為臣答其君，則繼之於後，是也。以所用之人言，如雅則出車以勞還帥，杖杜以勞還卒，頌則清廟維清以祀文王，天作以祀太王，昊天以祀成王，彼此不得通者是也。以所用之地言，如我將為宗廟文

王於明堂，時通用之於巡狩，朝會祭告是也。以所用之事言，如雅則四牡為勞使臣，皇華為遣使臣，頌則臣工為戒，農官豐年為賽田事之類是也。○輯註上說樂正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兩句一綱一目，分兩件

出則章全言

此見庸行之難，語似粗功，極細正聖心，縝密無間處。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序講子曰：凡事有視之若易而求盡其道則甚難。如出在邦國則善事公卿以盡其忠順，入在家庭則善事父兄以

致其孝敬。有喪。事不敢不勉。內盡其哀。外盡其禮。當燕飲。未嘗為酒。所困。內不亂德。外不失儀。此四者。雖不過尋常之事。然能於天理當然者。各盡其道。而於人情易動者。不踰其則。非德盛養純者。不能也。反之於我。果何有哉。

疏義 出入。只作內外看。出則有貴貴之義。入則篤親親之情。喪事。槩指期功以下人所易忽者言。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沉酣。顛頓。然後為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多一酌。稍過其則。便自知之。困不定是號呶失禮。即醉而益恭。亦是為酒所動。何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

上。自家檢點。只覺得事事有難滿處。

川上章全旨

此欲學者祭道體之自然不息也。法之以自強。不息在言外。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唯人心有欲。則不息者有時而息。夫子因川流語道。欲人時時體察日用事物。閒以過其人。欲之萌。而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木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閒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論語 夫子偶在川上會諸心而形諸歎曰吾觀天地間往者既過來者復續逝而不已者如斯夫自晝至夜無頃刻之停息也夫天地之間無物非道即川流之不息可以驗化機之不滯即化機之不滯可以知道體之常存學者於此察之則自強不息以盡體道之功者不可須臾之或閒矣

逝者指天地之化水亦在逝者內但不專指水斯字方指水如非此喻猶言有若是即川流以指其全體也是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川流乃道之發見夫子即川流以明道體全要寫眼前所見以狀出心中所會的光景天地開時行物生皆是化水乃化之一端水即化化即道水之流行不息即道之流行不息與鳶飛魚躍同意鳶魚見道之無物不有川流見道之無時不然註與道為體體字猶言形質蓋道無形體都是許多事物與他做箇形體道便顯然可見○朱子曰道無聲無臭物生水未便是道然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這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又曰夫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閒之便如水被障塞不得滴溜流去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饒雙峯曰逝訓往集註兼言來者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的來是後面接去的總一往也○聘侯曰化是氣上事道是理理宰乎氣化之不息皆道為之也要旨全在不舍上見道體無閒○會意解逝者莫測其所始逝者莫究其所終逝者有日新之機如斯夫不舍者之能有漸逝者有不己之誠如斯夫不舍者之能有恆乃川日著其坎止之常而人反昧其自強之業宜子在川上而慨然也

吾未章全旨

此示人誠意之學是致慨語非絕望語好德如好色只是誠字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

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原子曰德為人所固有。所當好者也。乃吾觀人情理念衰。欲念勝。未見好德如好色之由中而無偽者也。使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又何德之不成哉。

疏或氣稟昏庸不知好。或嗜慾牽引不能好。雖同一誠也。而好德之誠明於理。好色之誠汨於欲。明於理者深嗜而不厭。汨於欲者沉溺而不知。

譬如章全旨

此借為山進止之機。以戒人之止。勸人之進也。本文雖不明言為學。然玩兩譬如字。則為學意當補出。本文之上與苗秀松柏。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

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

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

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原子曰人之為學。不進則止。有功之將成。一旦中止者。譬如築土為山。所少者僅一簣之土耳。成山豈不甚易。乃忽然止而不為焉。其止也。豈有人阻之哉。吾自止也。此可見學之廢。廢於自怠。人不任咎也。亦有功之始加。日日精進者。譬如平地之上。所加者方一簣之土耳。成山似乎甚難。竟奮然進而不已焉。其進也。豈有人策之哉。吾自往也。

此可見學之成。成於自奮。人亦不任功也。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疏義 為山是積土成高。平地是全未加土。兩一簣見垂成之勢。不可恃。方進之勢。不可量。一簣須重頓。一是怠於終。一是奮於始。吾字全在一簣字生出。自恃則怠。心生自厲。則奮心起。吾止吾往。責在吾而不在人。止即有人沮之。而受人之沮者。則吾也。進即有人勸之。而受人之勸者。則吾也。兩吾字。見人須自己着力。鞭策。不可有一毫推諉念。頭進字中。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積漸意。有不倦意。先說止而後說進。有無限鼓舞。

語之章全旨

此以體道之勤。稱顏子。正以勵諸弟子也。宜順講。不可倒提。顏回。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羣弟子所不及也

原 子曰。吾之教人。言無不盡。能體而行之者少。若語之以道。而即能心解力行。而不惰者。其惟回也與。**疏** 不惰。在力行上見得。如拳拳服膺。及欲罷不能。請事斯語。皆是力行出於心解。心解在語之時。已知顏子聞一知十。無所不悅。惟其悟之透徹。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時雨之化。在教者生意之暢達。在受者而教者不能預其力。當與語時。精神呈露。勃勃乎不能自已。便是不惰。

子謂曾全旨

此追惜顏子進道之勇。亦有勉羣弟子意。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顏淵既沒夫子追思而歎曰惜乎其勤於為學吾見其進而不已也未見其止而不前也此真所謂好學者而何年之不一也乎。

進止就平日為學工夫說未見其止只是不息。○子謂顏淵四字當句絕。

苗而章全旨

此章借苗影說見學必期於成猶苗必期於實也。文雖平而意一申照註須歸重實上。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序講子曰穀之生也由苗而秀由秀而實乃為有成然或人事不齊生苗而不吐秀者有矣夫發秀而不成穀者有矣夫夫美而不成亦何為哉。

疏義不秀不實專重人力不到不兼天時兩有矣夫謂出常理之外歎其不應有此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不但自必雖美質與脩為現在正恃不得。○張南軒曰質美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罕皆曰苗自宜秀秀自宜實不秀不實物理所不宜有亦人情所必不欲有然而竟有兩有矣夫當頭棒喝動魄驚心致為森悚作意外惋惜者非。

後生章全旨

總是激勵後生語說可畏以歆動之說不足畏以儆懼之只作一人看究後生之來便是四十五之人原四十五

十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語氣一直說下。不可以老少對言。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身講子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如人之為後生者。真有所長。蓋其年富而為學有餘日。其力強而為學有餘功。焉知將來之所成。不如我今日之期望乎。然其可畏者。正以其及時自勵耳。苟以後生為可恃。蹉跎歲月。轉盼閒四五十而無善聞於人焉。年邁力衰。終不免為庸碌之歸。則向之可畏者。斯亦不足畏也已。後生勉乎哉。

疏義焉知句正足上可畏意。不如今只說他將來不可量。四十二句就後生當下說。是預舉後來之消索。以告之。使早為計。莫待老大無成。徒自傷悲耳。不要說得遠。要說得快。正有少策勵。在無聞是無善可聞。不重名譽。亦字與首句叫應。○罕皆曰可畏者後生。畏之者我也。我字即從畏字生。註言我之今日。自是說他可畏處。○任啓運曰無聞不足畏。是為後生鞭策。不是為衰老嗟傷。

法語章全旨

此見聽言當實受其益。槩指君友說。重改與釋上。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序 子曰聽言必當虛己。如見人有過。將法度之。謂之。言。之。詞。嚴。義。正。能。無。畏。於。理。而。從。乎。然。非。徒。從。已。也。必。須。因。我。之。言。盡。改。其。前。日。之。所。為。乃。為。可。貴。若。異。順。而。與。之。言。辭。婉。氣。平。能。無。慙。於。情。而。悅。乎。然。非。徒。悅。已。也。必。須。因。我。之。言。而。尋。釋。其。微。意。所。在。乃。為。可。貴。若。悅。矣。而。不。釋。從。矣。而。不。改。是。安。於。暴。棄。終。無。自。新。之。望。則。吾。不。能。於。法。言。異。言。之。外。別。為。一。術。以。挽。回。之。矣。其。奈。之。何。哉。

疏 法語異言。總是規過之言。法如律之。繩人。理無可逃。故必從。異如風之。入物情。無所拂。故必悅。兩能字。正見進言者之善。使他能從。是諾於口。改是體於身。說是承順於外。釋是玩索於心。不改是堅不可轉。不釋是昏不能開。蓋從與說。吾力之所能使。改與釋。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非吾力之所能使也。着力不得。故云未如之何。然不重吾說之窮。只重彼不可救藥上。○上之言之字。指言下之言之字。指人改之之字。指過。釋之之字。指言。○輔慶源曰。從法語。悅異言。秉彝之性也。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不釋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耳。○湛甘泉曰。不說。

從者。即蔽錮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釋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三軍章全旨

此見人貴立志。以可奪形起。不可奪。全在註人已二字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厚講子曰天下事資於人者難憑。操之己者足恃。如三軍之眾。勢雖難犯。然其勇在人。苟人心一離。則帥可得而奪之也。一匹之夫。其勢似微。然其志在己。苟堅守其志。雖死生利害不可得而奪之。人可不立志哉。

疏義上句須從難奪中說出。可奪來。方顯得下句出。三軍見力強勢眾。匹夫對三軍。看言勢孤力微。志氣之帥也。故以之相形。志凡綱常節義之大。與夫學術之正。制行之嚴。都有箇志在。不可奪。謂守其道而不渝。亦不限定死生。凡利害得喪皆是。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惟不可奪。是以謂之志。若執私意而失其所主。非志也。

衣敝章全旨

總是進子路意。前言何用不臧。以其可進於道而與之。後言何足以臧。以其不復求進於道而抑之。皆所以造就之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紵粉。

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

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岸講子曰貧富相形之際最易動心有如衣敝緼之袍與衣狐貉之人並立而此心恬然不以為恥者其惟由也與此是極形子路胸次高明之極非實有是事也喫緊在與立上人當彼此相形時即外面過得內面不覺動了便是恥心未忘不恥要說得細註不動心三字最妙不動心則此心最精明最強固以精明強固之心進道自無不臧註泉牡麻也著以綿裝衣也泉著雜用泉麻以著袍也袍謂夾衣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

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

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由之不恥真能不以貧富動心可進於道洵如詩所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者乎蓋貧富相形強者必伎弱者必求人能不嫉人之有而生妬害之心不利人之有而生貪求之心則外物一無所累凡進德脩業持身涉世亦何往而不善乎由也足當此矣

疏義伎求根恥字來伎者恥心之激而為忌嫉求者恥心之溺而為希冀不伎不求從不恥中來不恥己之無而遂疾人之有不慕人之有而益恥己之無總是胸襟洒落志趣高明意自有他許多功力在何用只照註作何為是虛活字詩詞從上其由也與唱歎而下嘉予之中正復深情無限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自誦夫子與子路者，欲其由此而進之，非與其終於此也。乃子路以為平生之得力在此，惟恐或失。時時誦之，而若將終身者然，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矣。故夫子抑之曰：是不伎不求之道也。不過能自守耳。何足以言盡善哉。由何以此而自足也。

疏義誦之之字，指衛風言終身字，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亦不是自誇誇，只認為盡善守而勿失。有若將終身意，正其間斯行之處，但纔誦便自畫住，便是終身了。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警之，是道指不伎不求之道。何足以臧，謂臧之分量無窮。執此為臧，則臧有所未足耳。蓋不伎而未混，不伎之見，不求而未忘，不求之心，便不見進步。天下之理無窮，盡學問之功無止息，所以聖人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歲寒章全旨

此是要人為松柏意。重後彫之松柏，不重知松柏之後彫。知字只當見字看。見得歲寒之時，節操纔見，是松柏。非松柏於斯乃見耳。歲寒比世變，松柏比君子。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

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自講子曰時窮則節見。如春夏之交萬物菁葱松柏亦與羣木等耳。及歲寒之時生意憔悴草木零落而松柏獨挺然蒼秀然後知其後彫也。夫事變之值君子之歲寒也。志節之堅君子之後彫也。非松柏不能禦歲寒非君子不能禦事變。人可不勉為君子哉。

後彫不彫也。後彫雖待歲寒而後見。然松柏則貫四時而有常節操。雖遭多故而後顯。然君子身分尋常亦大抵異於小人。但在治世小人猶可不露真情。或與君子無異耳。歲寒極是難處。德稍不足即為所彫。須有不淫不移不屈底本。領纔當得去。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松柏植於性者。剛養其材者厚。其所以能後彫者自有平時本領。在到得歲寒。彫者自彫。不彫者自不彫。非松柏示異。松柏自不得不異耳。天下無怕歲寒之松柏。亦無要歲寒以自見之松柏。人之不知。松柏亦聽之而無加損。其本分自在也。君子其人中之松柏乎。

知者章全旨

此皆以成德者言勉人脩德意在言外。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序講子曰人之不能無疑惑者。以見理不明故也。惟有知之德者。理無不明。凡事物之來。是非可否。一毫都眩亂不得。夫何惑人之不能無疑患者。以心為私役故也。惟有仁之德者。絕無私累。不患得不患失。凡拂意之事在前。亦無人而不自得。夫何憂人之不免於恐懼者。以正氣不充故也。惟有勇之德者。直養之氣。至大至剛。遇大事當大節。一

毫摧阻他不得。夫何懼成德者。心無所累如此。學者可不勉哉。
謂之勇。全體大用皆明。謂之內。註明字理。字氣字在。知者仁者。勇者。心體上見。燭理勝私。配道義。是從體說到應用上。憂惑懼三者隨念而起。要說得細。知仁勇之心體。原無障蔽。無牽繫。無委靡。心體既全。諸情盡泯。○周聘侯曰。註明字。從物格知至來。有此本領。事至物來。幾微之辨。疑似之交。皆足以燭之。如何惑。○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輔慶源曰。氣本粗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不懼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耳。

可與章全旨

此示為學者階級。以望人造極意。說可與便說未可與。說未可與便隱然須教可與。一路相生相引。趨重權上。乃學者歸宿處。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

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子曰人之造詣各有高下不可誣其所未至也如人有志向上而不安於自棄可與共學矣而學以道為準初學者或識見未定能必其明諸心而知所往乎未可與適道若不為他歧所惑可與適道矣而學以立為期適道者或執德未堅能必其篤志固執而不變乎未可與立若能卓然自守可與立矣然時移事異必斟酌變通使合乎義乃可為權能立者或守而未化而不能權輕重之當然以合於時宜之道未可與權也夫學以達權為極學者可不因所至以勉所未至以為可與地哉

疏義共學是起脚處要端正若所學已非安可與共註求之之字即指道共學或姿質好或志向好是纔曉得在聖賢路上尋討學問不以怠惰自安然雖有志聖道猶未見親切如行路者方欲從此路去不曾真見得路徑如何適道是擇之已審已上這條路可以坦然由之而無疑但其實得於己而守之不遷立是尋常日用閒守一定之理確不可易權則化裁通變不膠一定乃時措咸宜之謂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權猶權衡之權以其稱物得中而已不及則仰過則俯中則平以義權之而後得中權非即義是用那義底義是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使物得其平處可與註訓可與共為此亦只重彼能為此事上未可與不是終不可與只目前未可與學兼知行適道則明善之效立則固執之功權則義精仁熟而至於時中者非共學無由適道既共學又須適道以下皆然共學與適道是明暗分界適道與立是未得已得分界立與權是守與化分界朱子曰立是見得那正當道

理分明把持得定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須斟酌時宜知箇緩急淺深始得○權與經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即是經之要妙處也○義字兼經權而用之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行權則行權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罕皆曰天地間事物任他千變萬化莫不有一定之理但到得常法所不能行處初無成轍可循不能自我作古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難以因心作則隨時取中而聖人以未可與終焉不獨難之抑亦慎之

唐棣章全旨

此借詩以明思之益是自論思非論詩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

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逸詩有云唐棣之華物之無情者也翩然搖曳而反而猶若有所感而動况我與爾人之有情者豈不於爾思念乎但爾所居之室實是遠而不可至耳洵如詩言固有窮於思者矣

此以華本無情之物而有情以與人本有情而反不得遂其情也見得思之無用不如廢思記者因夫子借詩勉人以思而先舉詩詞如此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詩云君子借其言而反之曰天下事不患其難致而患其不求今詩既云思而復以為遠自我言之凡有欲致而不得致者畢竟未之思也思則得之何遠而不可致之有

人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故知其以理言之詩本思人夫子則以理言故謂之借但口中不必填實思理虛虛指點更有味詩言思夫子却言未思詩言遠夫子却說何遠這是反之人心神明不測其用只在一思雖千古以上萬里而外乾坤未發之秘鬼神至幽之妙皆一心之所通焉耳惟其遠也故思之惟其思也故不遠毋泥詩之言以遠而憚於思也

四書集說論語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

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鄉黨章全旨

此記夫子在鄉黨朝廟言貌之不同。下箇於鄉黨便見鄉黨該如此。下箇其在宗廟朝廷便見朝廟當如彼。正於相反處見聖人之合乎時中說貌本已該言說言便自有貌拆看不得。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真謹記者謂吾夫子盛德積中而著之言貌有隨在可徵者焉。其處於鄉黨但見其恂恂然信實而溫恭。迹其象似乎不能言語者然蓋父兄宗族之前禮恭而詞簡如此。

疏義孔子二字提起冒全篇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

其貌言如此恂恂不浮不躁不飾不華與文飾反似不能言雖當言亦言而卑順之意自在不以賢智先人只是不自矜其長非置是非於不問也。二句連讀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也。恂恂虛似不能言實對下便便言看。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

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序論若其在宗廟朝廷不可以唯諾從事則便便言禮所當講究者問之必審政所當商確者辨之必明但其言一出於謹而不放爾。尊親異地而言貌各殊非時中之聖孰能之。

疏義宗廟朝廷皆指魯說在宗廟而明辨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辨則上之所

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唯謹爾。只在便便之中。聖人之言本無不謹。便便之中其謹自在。非辨自辨而謹自謹也。唯爾字是足上語。

朝與章全旨

朝字提起作總冒。上節接下之言。曲而當下節事上之容。恭而安。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序講夫子在朝當君未視朝時與下大夫位等於己者言。詞嚴義正。是非非。毫無委曲。侃侃如也。與上大夫分尊於己者言。雖持正不阿。却從容和悅。不至徑情直遂。誾誾如也。

論朝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故臣雖趨朝而君尚未視朝也。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言指商確政事說侃侃是明行。其直。誾誾是婉行。其直。下大夫分等而人眾。非直毅將開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降。必巽語始臻和衷之雅。聖人分別處理合如此。

君在蹻蹻如也。與與如也。

蹻子六反。蹻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蹻蹻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序講及君既視朝在堂上。夫子凜天威於咫尺。極其恭敬。則蹻蹻如而不能自寧也。然未嘗矜持而失之物。迨恭敬之中。從容自得。與與如而中適也。

躡 躡踏從足旁。謂心懼而立不寧。然看來不寧指足還包一身儀容言。與與註訓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只是從容恰好。無稍拘迫。要從躡踏中看出。二句言平意串。與與即象其躡踏之中適處。

君召章全旨

君召二字提起。首節承命之初。中二節行禮之際。末節禮畢之後。中禮即敬君處。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躡如也

擯必刃反。躡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躡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原 古者兩君相見。必有擯介傳言。魯君召夫子使為擯。子之色則勃如而變動。若不敬安其常也。足則躡如而盤旋。若有所不能進也。其敬形於承命之始如此。

疏 總是敬君之命。如不能勝任一般。故有此容。勃如顏色之變。躡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聞君命。敬心固愈至。而邦交之禮。至諸侯相為賓。尤禮之大者。此所以聞召使擯而不覺頓改常容也。○儀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問夾谷之會。孔子相。恐曰擯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天全總註。擯相謂出而傳命。是為擯。大而以禮詔。俯則擯介皆為相。周禮司儀注可考。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檐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整貌。

傳 賓至門之時。傳賓主之命。揖所與同立者。或揖左人。傳君命而出。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賓命而入。則以手

衣之前後。然手動而身不與俱動。

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所與立皆本國臣僚。同為擯者也。左右手正傳賓主之命的事。凡為中擯者皆然。重在衣之襜如。上。○賓主相見。主有擯。賓有介。介各隨其命數。擯則用命數之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賓傳命上介。上介傳次介。次介傳末介。末介傳末擯。末擯傳次擯。次擯傳上擯。上擯達之主人。然後相見。夫子時為次擯。末擯在其左。上擯在其右。揖左人。若轉身向左。則內背君。揖右人。若轉身向右。則外背賓。衣襜如正身不動之驗。正不背君。賓之意。○周禮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擯者五人。侯伯介七人。擯者四人。子男介五人。擯者三人。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及賓與主相見。主君延賓而入。擯從其後。趨進所以義事也。夫子則足雖疾而手容之恭如故。如鳥之舒翼。兩翼然。其敬形於行禮之時如此。

傳命畢。若君則君迎之。大門外。卿大夫則上擯迎之。大門外。遂入廟門。介及擯者隨之。賓拜送幣。主君再拜受幣。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孔子知禮。使攝相也。趨進亦人所同。重翼如上。不難其翼如。難其趨進而翼如。張是手開張而不貼身。拱是手高拱而不下垂。他人即張拱。當疾趨時亦未必能端好。不但手易散。臂易掉也。聖人兩手端好。無偏倚。高下之失。所以為難。上襜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此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相再拜。注進即趨。進之進。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序講行禮既畢賓退就館君送
敬未解夫子必復命曰賓已去
其敬形於禮
畢之後如此

疏賓退是就館時非辭歸其
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
此不顧謂賓趨避遂行禮有終
命則禮有所止主君之敬可緩
言復命聖人盡禮精細處全在
賓及大門內公勞賓賓再拜稽
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
賓不顧注賓趨避而不答拜

公門章全旨

此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則有
於君而敬亦漸加出則有降階
而敬亦不懈始
終只是一敬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
容敬之至也

肅然起敬但見其曲身而行不
高大若不能
容其身者然

疏數鞠躬如各不同此言方
容緊連上句讀正形容其鞠躬
有三朝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
應門內燕朝在路門內諸侯三
內治朝在雉門內燕朝亦在路
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諸侯不得
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但擬其制
門庫門也庫門內為外朝必國
謀之然後寧立於此以聽政可
周禮所謂朝士建其法小司寇
入公門乃敬君之始如不
之狀○古者天子諸侯皆
也外朝在臯門內治朝在
門庫雉路也外朝在庫門
門內太王立臯應二門後
立明堂位云魯庫門天子
而已非僭稱臯應也入公
有非常大事致萬民而詢
見非常御之朝故曰虛位
掌其政面三槐而左右九

棘者是也。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升堂之堂是也。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但對燕朝亦曰外朝。文王世子云外朝以官是也。至云公族朝於內朝。謂燕朝也。君退聽政於燕朝。羣臣則不從君入而下階復位矣。玉藻云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路寢即燕朝。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通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闌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其站立處不敢當門之正中恐其當尊而失之僭也。其行過處不敢踐着門限恐其失度而鄰於肆也。此時尚未面君而敬謹已無不至矣。

君門兩旁有棖。當中有闌。註云當棖闌之間是兩屏各有中也。禮惟兩君相見雙屏俱啓。賓入西屏之中門。主人東屏之中門。餘則左屏常闔。君臣出入俱由右屏中門者。謂右屏之中也。禮曰出入君門由闌右。若出入皆以東。臣統於君。恆從闌東。入由闌右之棖邊。出由闌右之闌邊。惟棖闌之間則君之出入而不敢當耳。立不二是入公門時事。出入不由中門禮也。若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忽略。夫子所重者立不中門耳。闕是門下橫木。履之則近於輕佻。故曰不恪。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疏賓謂聘。賓奉君命行聘。享由闌西。入用賓禮也。私覲由闌東。入從臣禮也。按賓禮如是則臣禮可知。爾雅扶謂之闕。疏出入不得踐履門限。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

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見位如見君矣其色則勃如變動其足則躩如盤辟其言則訥訥然似不足以出聲者是過位之敬視入門之時而有加矣

義古者朝依於屏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為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則也孔疏謂天子屏在路門外近應門是內屏矣諸侯屏在路門內則入燕朝矣甚誤○聖人一過便如見君位虛而敬君之心不虛似不能言像全不會說話一般言似不足說話像沒氣力一般○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饒雙峯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容

攝握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言請及至雉門內為治朝則有堂君日御此以嚮明聽治卿大夫亦日以此奏復逆焉夫子將拜於堂下或君辭之乃升成拜禮已畢特升論政則攝衣前齊使之離地以防傾跌歷階升堂其躬則鞠如磬折不敢以直遂也而呼吸之氣亦屏藏收斂有似乎不息者心敬氣自肅也視過位時而敬又至矣

執故得以攝齊入門後便鞠躬了此復形其攝齊之敬且攝齊則氣竦鞠躬則氣俯愈見屏氣之難白下升高鼻息出入之氣易粗而喘夫子氣肅而息微自不覺其出入一

似不息者然非不息也。○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天子階九等。諸侯階七等。大夫五等等。士三等。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

記孔子在朝之容。

遠 迨見君禮畢。下堂而出。降階一等。漸遠於君矣。其顏色稍舒放。怡怡如而和悅也。及下盡階而趨走就位。但見翼如而端拱。手容之恭如故也。至復其班聯之位。但見踧踖而恭敬不寧。身容之肅如故也。自入至出始終一於敬

此如

出 出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逞顏色只略舒展。非肆也。怡怡正形容顏色之逞處。沒階翼如是形容之敬。玉藻濟濟翔翔朝廷之行容也。故其趨如此。復位踧踖是立容之敬。衆人到末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雁參** 復位有云復其外朝之班位。何吧瞻駁之云。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室列在治朝之堂下。本文復其位連上沒階趨固降階即是。則復位當即在是。又司士正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註反其官府治處也。其文不繫朝士所掌之下。而繫於司士。則非退而遠之外朝明矣。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可參考也。唐荆川文云。自堂下之位。而攝齊以升於堂上。後云由是而復其堂下之位。則又仰瞻堂上。君實臨之。以此為敬之餘。於情理較合。

執圭章全旨

此章以聘為主。享與覲皆聘中事。聘以敬為主。容與愉特敬中之少舒。敬以成其禮。和以達其情。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

有循。勝平聲。踏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

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

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踏踏。

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

物也。

疏 夫子承君命聘問鄰國。當行禮之時。執君之圭。曲身而行。如圭重而力不能勝者。然身容肅也。執之平衡。步履

閒手或微有上下。上如與人相揖。而不太高。下如以物與人。而不太卑。手容恭也。勃然。色變如臨戰而恐懼。色容莊

也。舉足踏踏而促狹。如緣物不離乎地。足容重也。其敬之見於行聘者如此。

疏 此節俱指在所往聘之國。執圭是見鄰國之君。方執之。禮有封圭。桓信躬。穀蒲。五等諸侯。執之以朝天子。而見

同列。若使臣出聘。不得執君之封圭。於是乎有瑑圭。長減一寸。纁皆二采。雖下於封圭一等。然皆制自玉。人掌於典

瑞。寶於諸侯。固與命圭同載。王靈者也。如不勝。只足鞠躬。意謂禮云。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

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玩註。兩不過字。正從平。衡處。極形其手與心齊。恰好如此。臨事而懼。莫過於戰前。

言色勃。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註舉前曳踵。謂略舉前趾。拖曳後跟也。如有循。正形容其踏踏。緣手中有圭。不得

攝齊。亦防顛仆耳。○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典瑞。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頌聘。○禮郊。特牲。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玉藻。執龜玉。舉前曳

踵。踏踏如也。○聘禮君朝服南鄉。揖使者進。賈人啓櫝取圭。垂纜授宰。宰執圭。屈纜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纜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纜出。授賈人。按此在本國受命之始。○及廟門。擯者出請命。賈人啓櫝。取圭。垂纜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纜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納賓。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按此至鄰國行聘之時。在我國稱使。自他國稱賓也。○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注玉即圭也。按此既聘之後。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講聘禮既畢。乃以君命行享獻之禮。則有和悅之容色。所以達君之情也。

疏聘圭通信。少閒仍還使臣。正聘用圭。享禮用璧。註因壁而聯言圭耳。皮幣與馬之類。皆陳於庭。故曰庭實。所獻之物皆受。但別有物以回之。○周禮小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聘禮賓。賜衣奉束帛加璧。庭實用虎豹之皮。四士介執之。無皮則以乘馬代。其餘金龜竹箭等物與凡土宜之類。列於地。謂之庭實。旅百。是時賓發氣盈容。主君拜受幣。○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講享畢又以私禮見鄰國之君。顏色則愉愉如。又加和焉。所以將已之誠也。和敬兼至。各當其可。非聖人其孰能

禮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其君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以君命聘則有私見然非必如享有圭璧庭實但以其士之所宜或家之所有以為贄而已有容色所以通君之情於鄰君愉愉所以通己之情於鄰君聘禮賓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覲賓復自以其幣行私面於卿復面其大夫之有舊者按此專指見君言

君子章全旨

此詳聖人衣服之制首二節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相對當暑四節以時字作主以夏葛冬裘相對去喪二節以備所當備省所當省相對羔裘二節以弔致其哀朝致其敬相對其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君子不以紺緇飾

紺古暗反緇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緇絳色三年之喪以

飾練服也飾頰緣也

君子之衣服自有定制如常服之頰緣不以紺緇二色為之蓋齊服用紺色喪服小祥用緇飾常服不用者所以別嫌疑也

君子貫通章紺似今深底鴉青色緇是淡紅色齊服所以交神明練服尚在三年喪內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皆當有別不以為飾則不以為服可知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私居之服不以紅紫二色為之蓋紅紫閒色不正不以為私居之服所以大居正也

疏義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綠紅碧紫駟五方之間色。以火克金則赤與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與赤合而成紫。既為閒色不正。便非君子正以自處之意。閒色不正。是正疏。且近於婦女之服。是餘意。不以為褻服。則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絢絺。是也。

義講暑月則衣葛。或精而為絺。粗而為綌。皆單服之。夫子不與人異也。然必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於外。蓋欲其不見體也。

疏義暑宜絺綌。從其時也。絺綌宜衫。有定制也。暑服尚疎。見體則近。熱必表而出。則聖人之敬也。着眼在一必字。○周禮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曲禮。衫絺綌不入公門。

緇衣羔裘麤裘黃衣狐裘

麤研 笑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疏義冬月則服裘。必有衣以裼之。夫子朝覲服羔裘。取北面之義而尚黑。則用緇衣以裼之。聘享服麤裘。取潔素之義而尚白。則用素衣以裼之。臘祭服狐裘。取報土功之義而尚黃。則用黃衣以裼之。衣裘一色。欲其相稱也。公服之裘如此。

疏義夏葛有裏衣。冬裘有外衣。衣所以裼裘。故其色必如之。德之內外相稱亦然也。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

襲也。充美也。蓋裼衣加於裘上。裘在內。衣在外。但露其裘以見美。襲衣則全蔽其裘。不可見。觀襲裘表裘不入公門。則裼裘是禮。服可知。表裘者。無裼衣而裘在外也。裘之有裼。無不皆然。在他人參錯互用。夫子則表裏相稱。○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麕裘是視朔之服。卿大夫士皆然。受外國聘享亦服之。狐裘乃臘祭息民之服。大蜡後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大蜡則皮弁素服而祭。與息民異。以其祭同月。故連言之耳。○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麕裘青犴。袞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按絞蒼黃色。非可稱麕色也。故以素衣為正。麕同麕。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原註至於私居之裘。則取其長。欲其溫也。而右袂則稍短。蓋作事多用右手。取其便於舉動也。

疏襲裘無定式。而長短以意裁。可長則長。可短則短。安身利用。各適其宜。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原註襲裘以何者為之。以狐貉之皮為之。蓋出以輕裘為便。居則宜於溫厚。可以禦寒。而適體也。私服之裘。又如此。

居字根上。襲字來。長言其制厚。言其質長欲其温厚亦欲其温也。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觶礪之屬亦皆佩也。

有服必有佩。惟居喪不用佩。若去喪則佩。玉以象德。佩器以適用。當佩者無所不佩焉。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葱

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螭

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徵角宮羽之應。其行有

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玉聲鏘

然鳴。非僻之心無自入。此德佩也。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

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遺。大觶。木燧。此

事佩也。註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石也。小觶。大

觶。解大小結象骨為之。金燧。取火於日本燧。所以鑿火。玦

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驅。避刀。鞞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

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有襞積。有衣必有裳。朝祭之服。取其方正。裳用正幅如帷。要

有襞積。而旁無殺縫。若非帷裳。必斜裁其幅。而殺之。不惟

省費。且別

乎公也。

帷裳上下齊濶。猶今之裙。然襞積即衣摺也。人身腰

小。故於腰之兩旁摺之。殺者斜裁其幅。使上窄下寬。以就

腰。而有縫。故腰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腰

也。帷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於殺。自此而外

無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祭之服。可見尊尊親親

之心。非僅省費而已。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裳有繡。有

素。有元。有黃。有雜。衣之章皆繪。裳之章皆繡。九命

七命。裳皆四章。五命之裳二章。三命之裳一章。

四書集言言言 卷之二
三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原講羔裘元冠吉事用之不
以之弔死所以致其哀也。

疏也。弔必變服稱其情也。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

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原講夫子當致仕時至每月之朔必朝服以朝於魯君不
以致仕而廢臣禮也。一衣服之制而無不適其宜可以觀
聖心之
化裁矣。

疏仕有常朝不待吉月且吉月而朝亦是常禮唯致仕
人多不朝自重在必朝上未有朝而不以朝服者然因衣
服之制而類及之
朝服字亦宜着眼。

齊必章全旨

此見聖人慎齊之意齊字提起齊既為齊不齊以致其齊
之事在聖人非必有不齊而聖人之心固自必有以致其
齊耳前就衣服上
說後就食息上說。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

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原講夫子將祭而齊先沐浴浴竟必著明衣而衣以布為
之蓋不惟內志精明而且外體純潔也及其寢也不可解

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故必別製寢衣。而其制則周
身之外。猶長有半。取其覆足之便也。其致潔以盡敬如此。
疏明衣只是新衣。未汚染者。布取誠樸之意。明衣以其
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祭服致美。以恭敬於
鬼神。齊服用布。以誠實其心志。○齊寢不以衾致。
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

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白平居之食有常品。齊之日必改其常饌。平居之

坐有常處。齊之日必易其常處。其變常以盡敬如此。

疏註葷謂五辛。氣不潔也。飲酒茹葷。恐精神昏散。而戒

之變食。是茹素以潔其口。遷坐。是處靜以澄其心。人心易

於玩忽。故衣食起居。從新變易。皆可提醒此心。聖人一欲

食不重食

字宜
着眼

此章在不多食處截。上是飲食之節。下是因飲食而類記

之首節。善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

食。四節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五節衛生之嚴。六七節

養生之周。末三節就飲食而推其錫類。報本。向晦通幽之

宜。總見聖人纖

毫無非天理。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

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疏飲食所以養生。夫子則有一飲食而不苟者。食為食

之主。非必求精也。而不厭乎精。膾為食之輔。非必求細也。

而不厭乎細。食之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也。

以精細為善情也。亦理也。必欲如是，則流為口腹之欲矣。聖人不徇欲，亦不矯情。有隨寓而安之意。兩不厭正記者，善於形容處。註牛羊二句，語本少儀，聶之為言，牒也。先牒為大，繼復報切之。乃細也。報切之者，再橫切也。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繫。八斗曰精。丙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膾春用葱，秋用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饪，不食。

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羹。反餲烏邁，反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至其所不食者，食或傷熱濕而饘，或至味變而餲，與魚餒於內而肉敗於外者，俱不食。若未餒敗而色已變，此色惡也。不食未餒敗而氣已變，此臭惡也。不食失烹饪之節，生熟未合宜者，不食。五穀果實不當成熟之時，不食。食之傷乎人者，聖人所不取也。

饘是飯初成而濕熱氣盛時，以先時言。餲是飯已久而味變以後時言。始則水火不得宜，繼則味變氣亦變。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色惡臭惡，即指上魚肉言。或該眾物亦可。烹物有宜於極熟者，有宜近生而不可過熟者，尤忌生而不熟，邊失饪人事失宜。不時天時未足。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

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序 講食肉必須方正。若割切不正者不食。食物用醬。各有所宜。若不得其常用之醬。不食其不苟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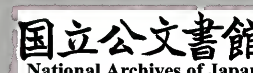
疏 講聖人表裏鉅細只是一箇正。偶有不正。自是不合他意。不正不食。異其心之所存也。不得不食。惡其味之不備也。其字指所食物言。古之制飲食者。食某物則用某醬。取其氣味相宜。亦或相制。醬有調於鼎釜者。為烹時所加之醬。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等類是也。醬有登於俎豆者。為食時所用之醬。如魚膾芥醬。麋腥醢醬等類是也。○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糝注醬是總名。古人醢醢鹽梅等類。皆謂之醬。○儀禮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注以。其為饋本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序 人之養生。以穀為主。肉雖多。食之有節。不使勝乎食氣。養生之道。然也。惟酒以合歡。則不為限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焉。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

疏 講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便滯穀氣。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故不使勝也。酒為人合歡。預為限量。便不能盡賓主之情。都有義理在。亂兼亂德。亂儀說。聖人才到恰好處。便住。自不致於亂。不及亂。緊從無量中。出自為限量。而不至於亂。賢人猶或可勉。唯無量而不及。亂纔見從容中。節之妙。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享講食貴精潔。至於酒出於沽。脯出於市者。恐不精潔。或致傷人。夫子皆不食。衛生何嚴也。

疏義酒脯若竟說成粗穢。誰沽之而誰市之。但非自作。未必精潔。亦或傷人。酒當言飲。亦云不食者。因脯而並言之耳。○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祭祀共。豆。脯。薦。脯。臠。胖。注。析乾曰脯。全體曰腊。臠全體。胖半體。豆當作羞。○曲禮。脯曰尹祭。尹正也。脯欲方正。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薑能通神明而去穢惡。每食必設。未嘗撤去。養生何周也。

薑味辛。得天地之正。性溫。得天地之和。為庶羞之所必用者。不撤。但設時多耳。○內則為熬。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注。乾煎曰熬。○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要而言之。凡所當食。即精而細。正而備者。亦適可而止。無貪心焉。此正食之所以有節也。○多而或食。非所以養德。多不克勝。非所以養身。不多食。纔適可。便自止。非有意禁之也。是總括語。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畱神惠也。

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原夫子時而助祭於公。所得胙肉不待隔宿。即以頒人。重神惠而尊君賜也。家之祭肉雖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過三日。蓋出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矣。是褻神之餘也。其頒賜之當可如此。

疏天子諸侯明日釋祭。祭畢乃歸賓客之俎。公胙不宿。固是重君恩。但君胙之來已在三日內。過此便不可食。士與下大夫祭一日而畢。故家之祭肉可少緩。君胙必不可緩。不出三日是記其事。出三日二句是記者代推其意如此。夫子不獨自謹飲食。亦為人之飲食而謹。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

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原當食之時不應答人。蓋當食而食。語非其時也。不但食時為然。寢亦安於靜息。不自發言。蓋當寢而寢。言非其時也。其食息之專一如此。

補食是正意。寢只附見。不語不言只重聖心之純一。而養生亦在其中。范說主理為優。楊說主氣亦不可廢。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

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序 夫子每食雖疏食菜羹之薄者亦必祭始為飲食之人必齋如莊敬有若神明之在上者其不忘本有如此。一飲一食之微而各當其宜聖心無所不致其謹可見矣。

禮記 食必有祭如稻粱則祭先農菜羹則祭先圃不忘其所自也必祭明無不祭之食必齊明無不敬之祭。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蘇子由曰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食。舉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耆皆其類矣。罕皆曰禮始諸飲食。綴此條於飲食之節之末乃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流。而以禮節之所為味以行氣氣以實志順性命之理盡仁孝之忱養身養德其道蓋莫先於此。

席不正不坐

此聖人心安於正意註安字妙。聖心本是一定至正之準則故雖有小不正之物便與心不相合自不能安非有意於細行必謹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序 夫子無往不正者也若坐席之閒少有偏倚不正則不坐雖小不苟如此。

禮記 席南嚮北嚮以西方為上東嚮西嚮以南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亦聖人之所謹。然本文只大槩就聖人平居坐席說正位非必當中凡隨處皆是。

鄉人章全旨

上節尊高年下節重古禮。○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正聖人敦禮教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序講夫子居鄉或與鄉人宴會飲酒少長咸集必待年老而杖者出斯隨之而出矣不敢先不敢後所以尊高年也。**疏義**鄉人飲酒句便有夫子在內此是鄉人合聚飲酒不過歲時伏臘之常若鄉飲酒禮拜賓庠門典至隆重不宜牽合鄉黨尚齒其飲酒之禮視杖者以為節斯字重未出而先則非徐行之道既出而後又非隨行之道註兩不敢字即敬老之心不容已處。○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序講鄉人行大儺之禮以逐疫至夫子之家夫子必朝服而立於阼階之下不敢以近於戲而忽之所以重古禮也。**疏義**儺之禮見於周官則王制也敬古先王之禮故朝服以臨之如對先王也重在朝服上阼階是主人之位立阼階夫子以為鄉人為我儺也便有賓主意在。○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月令春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此是季冬事。

問人章全旨

此以交道為主。上節於拜送。上見其誠。下節於直告。上見其誠。拜送不欺背後。直告不欺面前。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厚禮夫子所交之人遠在他邦。遣使往問。必於使者臨行時再拜而送之。如親見其友一般。不以友遠而廢敬也。

疏義拜送非拜使者。乃遙拜所交之人。有使未行而神先通意。雖睽隔如覲面。聖心之誠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

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厚禮季康子嘗饋夫子以藥。夫子則拜而受之。對使者而告之曰。丘未達藥性之所宜。不敢遽嘗也。夫未嘗而即直以告之。不敢欺人以虛其賜也。子之與人交。無往非誠意。流通如此。

疏義拜受自是常禮。如此全重在必告上。是恐或虛所賜而示之以不敢欺。正是誠處。謹疾意只帶說。○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乃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

慶賀章全旨

此見聖人仁心所施。自然有等。全在倉卒未及計較時看。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禮記夫子家廐為火所焚子方退朝而歸猝然見之問曰火得無傷人乎此時未及問馬蓋仁愛之心急於人而緩於物也

疏義人馬輕重人人知之所異者廐焚而不問馬貴賤低昂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能及者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閒獨問人耳不問馬句記者從旁看出貴人賤畜之意故以此足之

君賜章全旨

總是事君之禮首節受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三節答君顧之禮末節奉君召之禮章內六提君字宜着眼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序講夫子為大夫時君賜以熟食恐餒餘不敢以薦必正席而先嘗之如對君上尊君賜也君賜以生肉則非餒餘矣必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君賜以生牲無故不敢殺必畜之於家仁君賜也其受賜之盡禮如此

疏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主人跪正席非先有不正之席至此而後正也蓋敬慎之至又正之以為禮耳聖人平日席不正不坐將坐而又正焉敬之至也先嘗是不敢虛其賜正席是不敢慢其賜三項俱以敬君言逮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敬君之心推之要緊在三必字上所賜既殊而所處亦異正時中之妙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序謹夫子或侍食於君側君祭先代造食者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者然所以避客禮也其侍食之盡禮如此

疏義敵客則客先祭降等客則主先祭臣侍君而賜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命之祭乃敢祭此言君祭先飯恐君之客己而以宰夫自處也○日一舉每日一番盛饌也授祭授王所祭之物也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也○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按此二條言君若客之則命臣祭臣乃祭於是先飯不敢當客禮也若君不見客則君祭而臣不祭亦不先飯今夫子侍食君已祭矣未嘗命夫子祭而夫子猶自先飯蓋以臣之侍君本當致敬不必待以客禮而始然其視常禮益加謹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原補夫子有疾君來視之則遷南牖之下東首加朝服於身而引大帶於上不敢以褻服見君也其不以疾而廢禮此如

疏義玉藻云寢恆東首常時自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今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然此只重朝服拖紳上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序講君有事以命召之。一聞君命，即徒步而往，不待駕車而後行。急君命也。其不以勞而廢禮如此。

疏義玉藻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按在官近故云履，在外遠故云車。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章全旨

此以義字作主。上節是義重而生。死不二。下節是義重而財利為輕。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序講夫子於朋友死別無親屬可以依歸者，即自任曰於我乎殯。殯之生同道死相恤也。義所當為而不可辭如此。

禮檀弓云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此猶以賓客言。若朋友則於義益篤矣，無所歸然後殯亦見不徒為俠烈。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

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序講至於朋友所饋之物，雖車馬之重，若非祭祀胙肉，直受之而不拜，不以財為重也。義所當受而不必拜如此。

疏義友有通財之義，凡饋皆無可拜。拜友即是薄友。雖字舉其至重者言。車馬不拜，他物可知。只重不拜上祭肉，特相形說。註敬其祖考同於己親，是說所以拜之故。却正說所以非此不拜之故。當拜則拜，不當拜則不拜，皆義也。

寢不章全旨

首節敬以處己。中二節敬以待人。末節敬以事天。總見容貌之變。然其變也。自然而然而然。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自講 容貌乃德之符。夫子之容貌。有不可以一端拘者。當寢之時。不偃臥如尸。未嘗肆也。居家時。不事乎容儀。無所拘也。謹所當謹。舒所當舒。如此。

疏 寢所以休息。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惟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詳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自講 天子見服齊衰者。雖素所親狎之人。必改變其常容。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私居燕褻之地。必加以禮貌。尊有爵。矜不成人也。

疏 狎。以人言。是平日熟識者。褻。以地言。謂平常燕處而見之。非公所禮法之場。與稠人廣眾之中也。變是惻然驚哀貌。是儼然致敬冕者是尊之而不敢忽。瞽者是矜之而不忍忽。玩二雖字。則非狎非褻者可知。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

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厚講在車時遇凶服者則式之哀所可哀也。

有持邦國圖籍者過必式之重所當重也。

句是重人之生。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厚講人有設盛饌以進者子必變色而作如不敢當敬主人之禮也。

聯義主人禮意之厚借盛饌以將而不徒恃乎盛饌。聖人變色為盛饌實為其禮。惟有字中。具有情文。故必字中兼

應內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

容貌之變。

時乎天有迅雷烈風以作於上。子必改變常容。敬天之怒也。其容之隨時隨人隨事而變也。如此何莫非盛德之所

形哉。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長養萬物天之常也。迅烈乃天之變。必變只是改其常度。不是驚懼失次。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時不監在茲。聖人之敬亦何時不然。而當此必變者。聖人即天。天變聖人安得不變。舜

烈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易震卦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升車章全旨

此亦見聖人心安於正。上是升車時容。下是在車時容。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禮 夫子當升車之初。有綏焉。是車之所賴以升也。子固立焉而執之。此時將升未升。亦暫而易忽矣。而必正立於車下。於以執綏而升焉。其敬無所不在也。

論語 執綏便欲升車。其立不過暫時耳。執綏人所同。正立子所獨。正見造次不離乎正。○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綏。綏

○僕展輪效駕。衿衣由右上。取貳綏。○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注貳副也。副綏僕御所執。以也。授綏者。取正綏授君。令登車也。又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請為一切僕。必以正綏授人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

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禮 及既在車中。則瞻視有常。不回頭觀看。言語必慎。不急遽發言。手容必恭。不以手指物。一登車之頃。始終存心於正。而容之無不正者如此。

論語 聖人非有意於整容。自無失容。不內顧。頭容直。不疾言。口容靜。不親指。手容恭。重自己失容上。惑人。又後一層。故曰且。○曲禮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車輪轉一周為雋。輪之中虛容。軸者曰轂。

色斯章全旨

此示人相時之學。重一時字。退當見。幾進當審。義是道理。合當如此。須得詩人比興體。咏歎流連。而物理人事皆具為妙。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鳥見人之顏色不善。斯飛舉而遠去矣。及其集也。必回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下集。其見幾知止如此。

記者會夫子歎雌雉之意而先撮其義。色字翔字宜小頓。色即幾之動處。翔正擇之。審處斯矣。字見舉之速。而後字見集之難。便含有去就惟時意。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昂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臭。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夫子偶見雉而歎曰此山梁之雌雉當飛而飛。當下而下。信得其時哉。信得其時哉。時子在側。因夫子之歎共而向之。雉乃三鳴而起焉。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證也。而翔而後集又可知矣。夫雉一禽耳。有相時之識如此。況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

時哉謂當舉而舉當集而集正得其時也時哉之歎
 正點動靜機倪之妙就鳥不即不離講山梁為翁靜之所
 正雉之得所集也共之而作則又色斯舉矣時固屢變而
 不膠於一也夫子歎息而飲啄自如子路共立而驚鳴遠
 逝此自有天機存焉人與物共遊於時之中者也夫子為
 聖之時鄉黨一篇本自散散說來節節藏一時字到此結
 穴却不與明言只就夫子歎山雉之時點出大之用合行
 藏小之動靜語默聖人隨時各有妙用無意必固我於其
 閒須會得大易良象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乃見聖人全體或但以沉幾遠害為言便小覷
 了時字與聖人分上無涉○方百川曰物本無知人本最
 靈乃物知時人反不知蓋人以有知而妄妄則暗乘焉物
 以無知也而無妄無妄則明生焉若
 聖人則誠明一者也故與時偕行

言言言言
 言言言言

文政書庫

